湖海文傳

湖海文傳卷十五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說

用九用六說

裘佩蓀

用九用六者明爻例也凡陽爻皆稱九陰爻皆稱六故特于乾坤六爻之後推明所以用九用六之故發凡于乾坤而六十四卦之陽稱九陰稱六者舉視諸此也卦爻原于陰陽陰陽具于奇偶奇數一三五七九偶數二四六八十所以統備天地而順布氣化者各五位而始全易以奇爲陽奇必起于一則乾陽當用一而何以用九葢以一者首也乾之所本而非所用也太極胚胎之初一物未有而始生惟陽故乾得一而爲首所謂大哉乾元也乾爲萬物之首其德之於穆不已

既爲始而至誠不息更无有終惟乾元所始之物長極而消
盛極而衰歷四時而始必有終物終于陰則消盡無物必頼
乾之剛健用之於終以爲復始之資故由一而至于九浸歷
一三五七之全中包二四六八之配用以終陰而始陽乃可
以貞既往之全功而復釀方來之元化是九爲陽之終數乾
用在九故陽爻皆用九用九而不見其一所謂見羣龍之无
首而吉也陽既用九而陰代有終何以不用終數之十曰陰
之道乃順承天无成爲能順有終爲能承所謂柔順利貞者
也若究而極于十則已在九終之後十即一之所藏而不可
以爲順或微而起于二則伏于一始之下物猶不得其養而
不足以相承皆非永貞于陽之道惟六者前已進于二四後
未過于八十居陰數之中起而從陽于光大之時長養萬物

以極陽之大生使物既大而後有終乃謂能以大終是六者
陰之中數坤用在六故陰爻皆用六用六以承天時行所由
利于永貞也故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不第曰始而必
曰大始者大即太也始前有始以終在始之前也乃所用之
九也坤不第曰成而必曰作成者作猶起也陰起在上以配
乎天之中也乃所用之六也此其理在說卦傳逆數八卦之
位聖人已明示之矣何則乾元大和之氣涵于中而藏于北
自北順行出東而南而西以復歸于北者震巽離坤兌乾坎
艮之次然也陰陽之卦盡于八天地之數周于十八與十之
贏絀不必其適然相符而由始迄終以周乎天運則同聖人
極數定象初不若後人之牽率湊合以為分配之法而其初
中末之序自有確然而不易者如陽以一為本而陽皆用一

陰以二爲本而陰畫用兩皆就其始敎以爲端始之必子一二則中數之必爲五六終數之必爲九十固皆自然而具今萬物之剝落必終于戌亥之交而乾之戰在西北則乾之用于終可知也終非天數之九乎萬物之脉合必中于未申之會而坤之致役在西南則坤之用于中可知也中非地數之六乎乾用其九所以先地數之終而十復其算焉（十百千萬皆爲一數冠首之名故算法乘除必終于九）君道也所謂終則有始也坤用其六所以後天數之中而五大居正焉臣道也所謂後順得常也此卦與數之相合不必逐一分配而自渾然無間者也是故稱羣龍者非止六龍也而即六龍也稱无首者非无首也見以爲无首也何則易之一百九十二陽爻無非乾震坎艮而已而震坎艮之陽爻無非各分乾之一體而已如以乾元之資始

者爲首乎然而勞乎內者用坎成于始者用艮出于外者用震而乾反居四陰之末以濟其終則乾爲首而固未始爲首也將以勞者成者出者之間指一以爲首乎然而三子皆處乎乾戰之後受命于純乾之大始以各司其令則三子爲首而亦未始爲首也羣陽之德無一非首而實無一爲首夫是以一百九十二陽爻皆不見其爲首也不見其爲首則見羣龍之无首矣坤言利永貞者非第欲貞也貞必欲其永也何則易之一百九十二陰爻無非坤巽離兌而已而巽離兌之陰又無非各分坤之一體而已四時之行震陽出于始而坤不自爲之始乾陽戰于終而陰不自有其終皆貞也然當陽德既始之後未終之前正居中長養之時使坤不能上行從陽以佐化育之功則生物而無以養之而物之爲終者必不

夫是貞道中徧非所以為永也惟夫巽離坤兌處乎震始乾終之中而坤承離側尤得主乎巽齊兌悅之中如夏秋之恢合暢茂適中乎春始冬終之會數之在中者為五六離五即乾君向南之位而坤六近而承之是坤之合離為貞乎中即下巽上兌之先後乎坤者亦無非貞乎中坤以代終為貞貞在終前而其貞乃永終在永後而其終乃大夫是以一百九十二陰爻皆利于永其貞也能永其貞則可以大其終矣由是以求易之數任夫縱橫順變無不可以觀其會通卦之數生于一偶于二成于三卦成于三之終而其中所含之二即為坤之偶三一而三推之為三三而九數極于九之終而其中所含之六即為在中之坤乾統其全而坤居其內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即由乎此故天包地外地在天中舉凡紛

衍推測之說要不外九終六中之理支分而條合也或曰鄭注孔疏及歐陽永叔之說以爲筮法遇九六則變故爻用其變者何也曰筮之用九六以變固已然因爻之用九六而後筮之變用之非因筮之變用九六而後爻用之也何則爻之用九用六本用乾坤之變乾以生長爲德其氣主溫而乾九之戰西北反爲嚴凝以斂物則陽之戰以薄陰也陰以收藏爲性其氣主寒而坤六之致役西南反爲溽暑以盛物則陰之變以從陽也蓋乾道變化坤能順乾以變化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乾之變而爲利貞即終于九之位也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者坤之變而爲牝馬之貞即中于六之位也乾不用其變于九則不能保貞以起元而生理絶坤不用其變于六則不能承天以時行而貞道虧故乾在

九坤在六則氣化自然而變焉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繼之曰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而其中尚言六子而不及乾坤者固以乾坤即爲神惟神爲能變化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變之所以專屬于乾坤而九六之所以正值其變也聖人觀變立卦其于天地各五位之數本無所別擇取于其間而爻之獨用九六者則夫子又已深明其故矣傳曰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蓋彖總一卦之象全體渾然故謂之材爻列六畫之用逐位時乘故謂之動動自材分變由動起聖人以卦之能變者必爲乾與坤變之在乾坤者必爲終與中數之居終與中者必爲九與六用九六以紀爻之變而其非終與中之數則七八與一二三四五十總屬不

變之奇偶會抓以異故易辭于爻有用九用六之文而于彖首則不聞用七用八明紀之固聯然可睹也迨夫卦爻既立而後制爲筮占揲蓍之法大衍之數既以五十定其中而虛一分二掛三揲四求卦之時數之多寡猶未定必四營既立三變既成然後知所得之後非九即六非七即八聖人因數之不變于七八故遇七八則爲彖之材因數之變于九六故遇九六則爲爻之動此揲蓍之變本乎爻之用九用六以生而不可倒置其說者斷斷然也春秋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爻之所列爲象蓍之所揲爲數爻象之用其爲先乎蓍數也明矣且即以數言之亦必因原而後及于委聖人觀于天地四時萬物之數而因定爲大衍五十之數觀于乾坤之變在九六而因定爲九六得爻之數今如

謂策數之變在九六而後紀爻用之則何異于謂先有大衍之數五十而後定天地四時萬物之數其理倘可通乎此循其末而遺其本者也或曰言數者以七八爲少陽少陰九六爲老陽老陰老變而少不變故爻變用九六亦或有合乎乾父坤母之象乎曰九六七八爲老少之名何昉乎求之文周孔而無是言也特後之說者見其變焉則謂之老見其不變則謂之少焉耳易之取象陰陽俯仰遠近靡物不備又列八卦以父母男女長中少之分而不聞一言及于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則必非文周孔之含意未申而有待于後人之發所未發也夫自天一以至地十次第秩然若以陽數既極于九而謂之老猶可言也陰六之後猶有八十故律呂相生以五六爲天地之中合則爻得以方中之數而顛倒之爲既老耶

程子伊川嘗言其非固有卓然不惑者矣或又曰說者以乾得純九則變坤爲剛而能柔故无首坤得純六則變乾爲柔而能剛故永貞稽諸春秋傳蔡墨之言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變柔變剛之解非其明徵歟曰左氏所引乃當時太史占筮之法用變卦以紀所得之爻其占例如此耳不足以徵九六之義也蓋筮卦彖一而爻六彖之吉凶一而爻之吉凶不同占者視蓍數之有多少而以其九六之象乾坤者爲所得之爻然後可據一爻以爲斷而不混于他爻猶之爲某爻發動用事是也既用于九六則本爻有變象因合所變之卦占之乃筮法之遞傳于夏殷周而無異者其紀爻之意本謂得卦之幾又變之某卦如乾在初則當得乾之初九其辭潛龍勿用其變爲姤因古史氏省文但紀云乾之姤則其爲

得初九可知而變卦亦明故紀爻者皆以是爲例初非盡舍本爻之辭而專以變剛變柔爲義也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周史舉觀四爻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而知其代陳有國晉文公筮納王遇大有之睽卜偃舉大有三爻曰公用享于天子吉而決其戰克王享其非專以變卦取用甚明今如有占得六爻皆九者乾變之坤則當用乾卦本象爲主再合變坤之彖斷之未有舍貞而專占悔者此卜筮不易之法占筮猶不全用變卦而謂聖人釋所以紀爻之義特著一辭以乾必變卦爲无首則他卦之六爻皆變者又何不各繫以全變之辭爾必無是理也夫以无首爲剛而能柔不爲物先者皆本[illegible][illegible]王輔嗣祖老氏尙柔之旨而適以變坤附會之不知乾爲[illegible][illegible]德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初非很戾悖驁之氣何以

必當變柔而後吉至乾之稱元正以其據終資始惟乾能處
于萬物之先故坤之彖曰先迷後得主乃陽先陰後之定理
若以乾爲不可爲先而當變坤則反變爲先迷失道而又將
奚先乎且如謂无首之義謂乾宜全變而後吉則卦之六爻
皆以九六而當變將使得卦彖之不變者全乎元亨利貞之
德反謂之有首而凶可乎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反謂之不
能永貞而不利可乎又六爻所陳乾坤之德既極乎飛龍黃
裳之盛及其末而一切置之以爲是皆用九六則皆當變仍
以諸本爻爲皆不可用抑何相刺謬之甚耶然則精研乎天
地之道確徵乎三聖之言遍察乎諸家之說以約而明之則
知乾用九者天之終數也坤用六者地之中數也乾坤至九
六爲變故爻象用之以效天下之動蓍策遇之以占本卦之

變也則理數精粗象占本末其先後了然而難誣矣夫爻事紛紜者乎用九用六為易道之指歸全經之宗旨一晦其解則道之大原終不可得而明故不敢不論之詳而辯之費也

後說之弧說

曾肇光

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後說之弧鄭氏易作壺謹按玉篇壺戶徒切盛飲器也圓器也瓦鼓也廣韻壺酒器也引禮記投壺篇云壺徑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左氏傳昭公十有五年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杜注壺者以壺為尊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法有以壺為樽也周禮司尊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亦其證也詩梁山篇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夫壺之為酒器

明矣或曰詩七月篇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注曰壺瓠也莊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則瓠亦可為壺與阮諶三禮圖曰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今以其圖按之其形如瓠或遂因以名壺故匏瓠之瓠亦曰壺未可知也盛飲之器爵一升勺一升觚三升壺容斗五升則大於爵與瓠惠定宇周易述疏此文曰昏禮設尊是為壺尊楊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測曰家無壺无以相承也此卦離上兌下二女同居婦姑之象中互坎離虞翻曰五變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上體坎卦四變為艮上變為震四與上皆變則為坤虞翻曰四動震為後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故後說之壺愚嘗以其義度之婦人之性最多猜疑

疑則睽睽極則通上九則睽極矣先張之弧以爲匪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欲射之也後說之壺知其爲我婦故奠置壺尊而以禮接之與昏義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于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其即說壺之義與且娶婦所以上事宗廟下繼後世士昏禮父醮子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事祭祀也祭禮主婦洎籩豆于房主人初獻主婦亞獻亞獻者薦孰時之籩豆即周禮饋獻用兩壺尊之謂也婦將代姑以繼其世故有說壺之象因本虞意而廣爲是說焉

興樂教胄子說

洪　榜

舜既命契以敷五教矣冑子之教以命典樂何也五教者五品之教孟子所謂教以人倫與樂之教所以涵養其德性抑其過輔其不及使至於中而不知爲之者也命之典樂何也聖人之德禮敬而樂和故禮嚴而樂寬禮之化人也飭其外而樂之化人也移其心則樂者禮之和也所以使人由禮安禮不能斯須去禮故樂無專用而其用博以深矣無可見之效而其效神矣夫人秉陰陽五行之氣以生陽之善者爲高明陰之善者爲沈潛木之神仁金之神義火之神禮水之神信土之神智此其善者也則有毗陽之暴毗陰之闇仁之蔽愚智之蔽蕩信之蔽賊直之蔽絞勇之蔽亂剛之蔽狂有所過則有所不及無如何者也有聖人者出爲克之以剛柔而解其蔽以學然猶恐其有率有不率也乃制爲樂以化之宣

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調和稱劑移轉而不覺詩以言之歌以詠之舞以動之習其耳目手足而一其心志則教之道盡矣故直者不足於溫樂至則直而溫矣寬者不足于栗樂至則寬而栗矣剛者失之虐樂至則無虐矣簡者失之傲樂至則無傲矣然而獨以教胄子何也聖人之于民也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教之祗父恭兄入孝出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其責司徒任之者也胄子者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一有未化生心害政而惡中於人此不可以不化者也將以臨民馭衆者聖

人慎之故其責與樂專之而其教主于養德性其尚在直溫寬栗剛簡而其戒在傲虐然則司徒獨以教萬民乎其曰百姓周以前無以百姓爲萬民者春秋外傳言之矣百姓者羣臣之父兄子弟也世家大族民之師帥教之所始然而其教主於萬民者也然則教民不以禮樂教冑子不以五品乎周官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五品之教皆禮樂也且教冑子者亦非能外於人倫也周官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樂之德也其所以節文之樂之安之使之優游饜飫手舞足蹈自得弗失自强弗反則樂之道歸焉耳後世之教萬民者以法而教國子學士者以文章言語故善治難復而成材者少夫能得禮樂之意而默

寓之則不必鐘鼓之為樂玉帛之為禮也曰何在曰在六經

彭蠡三江說

曾世銘

禹貢導漾文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朱子彭蠡辨用鄭漁仲之說疑為衍文蓋以彭蠡在大江南會豫章諸郡數千里之水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初非仰江漢之滙而成漢水自大別山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不得至此忽分為北江中江之號蔡傳因之言彭蠡既在江南宜曰南滙不應曰東滙于導江宜曰南會不應曰北會滙既在南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反戻確鑿幾疑經文數語不可信矣既又為之說曰龍門九河等處事急勢重禹親莅而身親之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遣官屬往視況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負其險阻官屬往視者未必遽敢深入

以致此誤則不待識者而知其非也夫方鎮之梗逆王臣之恇怯弗論三代以前必無此情事且江漢爲東南巨浸梁荊揚三州之水皆由之歸海孟子叙禹掘地之績以江淮河漢並舉而謂未嘗親至施工豈篤論哉又按仁山金氏以爲江漢未與致令江西諸水壅遏不行滙而爲湖雖非江漢所滙而勢實滙之似乎近理而於東滙北會字究無義據意在調停經傳實則持論模棱然則經文果不可信乎曰經文本明先儒誤會耳經文東字皆指江之東流而言非謂彭蠡在江東也澤言其瀦水而瀦之體滙言其挾水而流之勢並指彭蠡之溢于江非江漢之溢于彭蠡也經文爲彭蠡與溢爲滎之爲不同彼以順釋此以倒釋猶曰來滙之水是爲彭蠡非曰江漢往滙乃成彭蠡也導江之北會與北過洚水之北異

彼以主言此以客言滙在南則會在北猶漢在江北而荆言南入也如此則經文地望若合符節何有前說之疑乎三水相兼而東勢正相敵一時方言猶本其始入之地目岷江曰中江漢曰北江彭蠡所滙曰南江當時既有此名禹即不得更沒其實而本文止詳江漢勢不得旁及南江而既言中江北江則彭蠡之爲南江自見揚州三江既入正指此言之彼既統舉于先此遂省文于後令讀者言下自得可悟經文繁簡得宜互舉錯綜之妙先儒以東字屬彭蠡以滙字屬江漢鑄成此錯反覆辨證都無是處而揚州之三江又以婁江松江東江當之與竟巢湖爲彭蠡記小遺大失正相同一誤再誤至今南江爲後人弊說疑北江中江爲經文贅語亦宜矣禹貢紀治水全功審譯全篇無一字苟下非禹手訂亦必佐

禹治水諸臣得諸目驗故語詳擇精曾子固所謂操簡執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以東滙以下十三字爲羨文則東迤北會於滙亦與地望不合勢必更以爲多句古經之傳于後者惟周官爲莽歆增竄多非原本他經間有重出錯簡訛字脫文亦無羨至數句數十字之處況經文本首尾縝密界畫分明而江漢之道至今未變又非若河遷濟竭載于前史徒一求其說而不得遂疑其衍疑其誤又或以爲古今水道遷移未能歷久悉合故並存之而不論乎其非說經之訓詁也明矣紫陽釋經凡屢易稿多有反其初稿之說者則使書傳不援之蔡氏而出自晚年手定其或不守前說也夫

禹貢三江說

許宗彥

禹貢三江即職方氏三江職方三江所在莫詳于班氏地理

志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於毘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至東陽羨入海而皆著之曰揚州川據職方氏言之也志于吳先標具區澤在西乃繼之以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于北江中江亦皆言東入海此則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注也夫惟震澤在西而三江皆東入海一東一西是以三江入而震澤定矣孔穎達尚書正義引鄭康成之說而申之曰其意謂三江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此鄭氏解經之善與班志相表裏當洪水時三江皆歸震澤不能容則吳越爲巨浸禹既導江入海則震澤但爲吳越諸小水之所豬而無震盪之患此相因者也山海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高山二語專承南江言之入海在長州南與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正

合水經言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與班志所言猶不舛丞酈氏誤仍分江水爲南江拉雜敘之則有不可解者夫古今水道變易原非今目所能揣度然班志所述即以班志證之而其說自明志於石城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受江則非南江之正流可知曰東至餘姚入海則非在吳入海者可知矣志於毘陵之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即在毘陵也於吳之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即在吳也于蕪湖之中江曰東之陽羨入海明其入海不在蕪湖也使分江水即南江則班氏當如中江之例於南江在南下著之曰東至餘姚入海即或以其見于石城不復再著亦不當徑曰東入海同于北江之例矣且志於三江皆不言過郡幾行幾里者以其

統于湔氏道下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之內耳於分江水則別記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明其于三江外別爲一支也說文于江字云水出蜀湔氏徼外岷山入海此統三江而言之也繼之以沱以浙則皆出于江而別爲一水者若三江正流雖分南北中而皆曰江不聞有他名也許氏及晉灼闞駰所言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卽班志之分江水今水經于江水奇分以上標曰南江而于逕黃橋下逕餘姚故城者但曰江水尙存分別酈氏文言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蓋南江自石城分江水亦自石城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枝分可也以爲卽南江不可也禹貢導江云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鄭氏注東迆者爲南江北卽鄭氏所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北

會于滙蠡南江與彭湖分流之中江相會既會之後少東為中江少南為南江而同入于海若南江即分江水則自吳至餘姚較中江入海相去且數百里禹貢入于海之文不應統而言之而鄭氏所謂不入震澤者尤非理矣細繹班志簡而易知以釋禹貢三江合之鄭氏初無疑義唯分江水之故道則有不可得考者而與禹貢原無與焉

管叔監殷說　　姚鼐

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苟疑而多為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姦備亂聖人猶且弗為而況必不得也天下之變不可勝防也人之智慮必有所不及多為之術而示民以疑是啟亂而已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為君可也使君之而又疑

之令管蔡雜居于其國中是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身死二者無一可是武王周公遺之以危也然而曰管叔監殷者何也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于魯康叔封于衛管蔡亦封于殷之故地其封一也既居殷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梓材曰王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幾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爲殷侯存商祀也管蔡爲侯富貴之也是爲三監夫豈疑其爲亂哉故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明管蔡之爲邦君也管蔡既誅乃併三國之地以與衛其始固與武庚各爲國焉爾周之侯專制奉法乃令御史監郡長世法也漢儒作王制者習聞秦制又附天子賜命諸

侯上卿之說及武庚監殷之事乃云天子命其大夫爲三監
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夫命爲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其賢
而疑其心使王朝之臣以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與此眞漢
儒之謬說也作僞古文尚書者又出王制之後用鄭康成之
說遂于管蔡之外益以霍叔達乎管蔡畔而霍叔未與也僞
古文者附王制之僻援鄭氏之解遽以爲經而霍叔遂眞爲
畔黨矣

湖海文傳卷十五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說

詩碩人說　沈彤

國風碩人之詩凡四章左氏傳以為衛人為莊姜美而無子賦也美之說固詳于次章矣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末有所見竊嘗反覆于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姪娣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朅者謂衆子中有朅然健以武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媚惑其君施罛濊濊所以比君之嬖庶姜鱣鮪發發則以興孽孽者葭菼揭揭則以興有朅者也蓋言衆妾多子而莊姜之無子見言衆妾所以多子之故而莊姜之

所以無子亦見故曰爲其無子而賦也其所以不爲正言者爲將以開諸兆公也方莊公狂蕩迷惑羣小嬖幸之時而欲其憬然悔悟親正適而終生子非婉以風之其能入我言而不我咎乎故不敢也觀三章欲明大夫傷莊姜之見踈而但述其願君親莊姜之意可以知之矣君之衆子何以稱庶士也古者大夫以上至王公其適子衆子之未爵命者皆可稱士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之衆子何獨不然若左氏所云公子州吁蓋卽士之蝎然者其人長而好兵則其幼必有武健之容矣首章所云褧衣卽士昏禮之所謂景用單縠爲之上下通服以禦塵而行道者蓋前三章皆本莊姜初嫁時而言故云

凱風說　管世銘

凱風孝子之詩親過之說出於孟子然謂之過小度不過毫年喜怒失節虐使其子而已其子深自咎責惟愧已不能得于其親而絕無怨懟之心聖人列之于經以教子也若如序傳所云母生七子而子又皆能賦詩母齒亦就衰矣必無不安其室之理萬一有之乃人類之不祥家庭之大變孟子安得謂之小過孝子有不垂涕泣而諫之哉漢章帝賜東平瑯琊二王詔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章帝之于經深矣其引義必切何至以不安其室之親擬於光烈皇后而以親湣子恨之事律於二王其失倫必不若是矣足徵東京以前爲毛詩者必不如序說所云而小序之爲衛宏增竄無疑也噫衛宏果增竄凱風小序則以七子之孝而使其母蒙不安其室之惡名衛

宏之罪大矣

秦無衣說

管世銘

無衣詩當作于平王遷洛未入周之遺民尚有枕戈待旦之思雖地已入秦而民知有王不知有秦此見周之遺澤長而平王之無志興復也平王遷洛初未必顯棄成周其命秦襄公止如後世留守安撫以慰其父老或有終還豐鎬之言故其民悲思富平李天生嘗論蒹葭在水一方爲周民思其故君在洛而作實爲特識因悟晨風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同斯旨或疑春秋傳秦哀公爲賦無衣與淸人黃鳥同文當卽爲申包胥作其論似新而不確詩譜訖于株林秦哀公與孔子同時其詩豈卽能流布上國且王于興師非公所稱也

斯干說

姚鼐

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此說見漢書臣瓚注瓚必有所本懿王居廢丘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丘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宜更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廢丘與抑宣幽之世與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嘗侈矣宣王立都故而崇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其時民亦從而從宅百堵皆作鴻雁

詠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誠宣王之美然其地則益西近戎加以幽王之無道戎之侵軼最甚日蹙國百里蓋必幽王未死而國都先失從避漸東卒不免于驪山之下然與喪都非一年事矣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三詩皆幽王末年之詩也昔者幽王承宣王故都蓋在豐鎬之西及爲戎所攻故都遂滅毀社稷殺民人曰滅君死焉曰滅詳春秋說幽王播遷東徙託居下邑如彼棲苴卿大夫離散莫之顧其忠臣不忍去不避危難從之者哀傷而作詩也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宗周既滅夫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至無道之極雖憂患不能生之若幽王是已戎禍既成覆出爲患不至驪山之事不悔也皇父番家父之倫卽政大夫離居者也雖未必皆導王于昏致國滅之禍然任居顯位而嘗戎禍既亟天災迭降晏然與其豔妻

安處不恤及國反作都率眾以逮王王誠信讒不能從善然臣子之誼可恝然如是哉此詩人所不敢傚也逮平王東遷崤函以西大抵糜爛幽王之罪深矣然吾竊意宣王建都亦稍失策云

周官頒田異同說　沈彤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為準大司徒之頒田于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不易之畝數亦正相同遂人之頒田于野也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即一易之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即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五十畝乃與不易之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僅饒于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于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以

來於二者皆不得其說故為此以發明之

郊祀有尸說

唐仲冕

古稱祭祀惟人鬼有尸謂以後人之血氣追先人之精神其論雋矣然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又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虞夏傳舜入唐郊丹朱為尸禮注周公祭泰山以太公為尸五祀行中霤門戶竈亦皆有尸又本經冢人祭墓為尸張子謂郊祀為稷尸五帝為五人之尸然夏郊鯀而董已姓非鯀後也士師為亳社尸太公為泰山尸冢人為墓尸皆以其官與諸侯則亦未見為天神地示之無尸也春官言尸出入令奏肆夏又逆粢盛逆送尸沃尸盥皆承大祭祀言固未嘗別白其辭矣先王之制祭祀索之冥冥必求之昭昭恐以虛無浩渺致精之

之不專故郊社皆以人鬼配以爲自外入者無主不止又必立之尸使心目中若或相之若或饗之古者宗廟之尸一人至周旅酬六尸可知外祭之必有尸不必爲人鬼之後也惟其義之足以相感者卜一人爲之立神位之左側以爲神象所以答祭者之精誠使如在之敬有所棲泊焉耳於此見仁人饗親之誠

鬯人句讀說　　唐仲冕

鬯非酒也特秬黍之汁耳灌和以鬱亦必以釀泲之故齊浴喪渳之事皆用秬鬯祭天地不和鬱貴其質也其重於浴渳者盛以甃而覓以丰也社稷用大罍盛鬯多以覓其壝禜門用瓢持以沃門齋廟用脩脩滌古字通蓋脩鬯以滌爵斝者因謂其器曰滌故齋於宗廟所謂水在洗東也承滌水而棄

之曰洗諸卣以待洗曰滌皆器之以用爲名者大射儀宿視
滌注滌溉器此滌蓋濯除宗廟亦可用之又薦腥時王親洗
肝于卣而燔之以制丁主前曰制祭必此卣而非鬱卣也齋
謂用多當預備且別於祼也山川四方用蜃蜃今若大螺杯
或以蜃飾者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祼事用概者血祭祭埋
沈疈辜雖用卣皆無將受之儀祼事則宗廟賓客之事也概
以木爲之儲卣以待祭饗者也取濯溉之義概脩必別者重
疈事用散五升曰散無飾曰散亦取其多也舊以禜門用瓢
齋爲何杜子春讀齋爲粢粢盛也鄭康成讀爲齊謂劑棖合
齊如二君說齋字皆養廟用脩注脩讀爲卣卣中尊獻象之
屬謂始禘時自饋食始用中尊雖費參考或有傳授然旣爲
中尊即當屬司尊彝且安知昔之立言者果謂此乎下文脩

酌爲滌脩爾雅蓨爲脩脩滌通用禮經頗多鬯如今米瀋微有香氣可釁可浴則滌爵緐用鬯可知即鬱人祼事沃盥亦當用秬鬯也注讀祼爲埋謂字之誤埋祭山林則已用蜃矣鄭特以祼在鬱人不宜見此夫鬯之和鬱必築而鬻之肆師司其事鬱人和以實彝則鬯人豫以概承未和之鬯所必然矣

世婦說

唐仲冕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注漢始大長秋等亦用士八人賈馬皆云奄卿也注猶疑而未釋義疏則直以爲皆奄矣周官奄之有爵者只內小臣上士四人然猶屬于內宰而統于大宰防微杜漸之意嚴矣使周官而有奄卿位於六卿何怪乎謁者監之

開府司禮監之太師乎此最訓故家之害于義而妨于古者
也蓋每宮卿大夫士即宮中之賢女主祭祀之事以詔王后
之禮重祭祀故優其爵且以為內宗外宗之長或謂即卿大
夫士之妻夫王朝六卿六官當十二卿已難具數宿戒比其
共齍亦非諸命婦之事又明云比外內命婦相外內宗則非
命婦可知且使卿大夫士之妻舍其祭服朝服大帶韍繫之
職日夕備官王宮大非治體為是說者弗思耳矣然則何以
知其女官也曰凡職內有女奚者皆不以士大夫為之官名
命婦又云每宮不言可知蓋春官之世婦即天官之世婦彼
不言數謂有德充之此則擇其尤賢者予以爵而著其事故
其所司略同以祭祀喪紀之事故詳于春官而又列其名於
天官者明冢宰得兼統之也寺人祭祀喪紀賓客之事帥女

官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注有司謂宮卿世婦世婦二十七世婦岐二之說矣然則世婦之數不浮于二十七乎曰記所云注亦謂夏殷之制耶以二十七大夫論周官之中下大夫且百餘人矣

內人弔臨說　唐仲冕

婦人無外事而王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有哭諸侯之事世婦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女御從世婦弔臨寺人則凡內人弔臨於外帥而往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好事好令注言后族親所嘗者往問慰之至於哭諸侯則言諸侯薨于王國者弔臨則或言王遣或后遣諸侯之薨王服弔服緦衰而已后又弔臨之亦非正位乎內之義若婦御弔臨外喪尤大非宜先王制禮必不遠于人情諸侯之薨令宮

中韡而哭之衆何爲者卿大夫之喪宰夫與職喪治之肆師相其禮王親弔之爲服錫衰緦衰亦已至矣又遣婦御弔臨殊無謂且哭不遣外官也是以謂所哭諸侯必后之父與兄弟內人弔臨者亦即其人之父與兄弟雖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固未始不可伸其情也然內宗掌之寺人帥之女御從之宮卿世婦又云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掌之此亦達於外官之大端掌則司其可不行者也男女之別蓋其嚴哉若然則所稱王后有擯事于婦人先鄭以爲爵婦人後鄭以爲拜謝諸侯夫人亦無奔王喪之禮則擯事亦必其母若姨或王之世母叔母之屬也

媒氏會男女說　姚鼐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說曰奔者速行也無納采納吉納徵之禮而嫁娶則速也古者士無不備禮者庶人則有之矣荀子曰霜降迎女氷判殺止士霜降以後備迎女之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于是氷判可以娶始未備逆女之禮而至于氷判士則止庶人則殺詩曰士如歸妻迨氷未判禮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若夫庶人則不然備禮可也不備亦可也雖奔而亦為妻非妾也故曰殺王者寬于禮以適其情嚴于時以遏其亂仲春則可以奔非仲春而奔然後有不用令之罰及其有故也雖非仲春亦可摽有梅之詩是矣蓋王者之寬其民也若此故曰議道自已制法以民禮不下庶人夫女子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士大夫之家也司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者亦所以寬庶人也故守禮者禮之所

旌而失節而不至于淫者刑之所不及以君子義理之極而責之庶民其言也非不有餘也然而庶民無所措手足矣

孔子閒居說　　姚鼐

孔子閒居蓋子夏之徒述所聞于子夏者其言道蓋聖門論說之精者子思作中庸之亞也夫六經之道無强人以所無者而皆原于人心所不能已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之動爲志而詩以言之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者人情也禮亦順人情而推者也故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用和爲貴故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夫人既尋居而有和樂之情矣則於其死也安得而不哀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其本出於天命之自然而流行于天地萬物之一氣可以見聞求之乎哉君子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能盡之是以志氣塞

乎天地夫欲志氣塞乎天地者非可襲而取也其要在慎獨誠意使其中純一無間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故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慎獨誠意之道也雖然是道也持之甚難失之常易於是焉有五至之辭佐之夫所謂五至者義非有出于三無之外也然而君子時以是辭誦之口而存之心使吾神移志凝久之而心思耳目百體皆從于是不執而安不守而固夫乃可持三無而行五至矣箕子授武王以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教天下者夫亦五至之同術也其後所云三無私者猶其前志氣塞乎天地之旨也其引詩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以致之猶其前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之旨也其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聖人以清明在躬合乎天地自然之理以爲道而無所强于其間者猶其前五至

之旨也至于先天而天弗違惟嶽降神爲之生賢人以佐其治而聖人之道謀矣夫子夏弟子之爲是說也夫亦善言德行矣雖然其言高明者多而沈潛者少不若中庸說之密而無病也流而爲田子方莊周者諒以是與始吾讀周禮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而竊疑焉夫至德則無弗兼矣何以列三德者爲皈而思之人之資各有所近而教各有方或先以知或先以行夫子罕言性道而孟子舉性善以道人者以至德爲教也曾子以孝德爲教者也孔子固兼三德爲教而以天下中人爲多故常以文行忠信四教命者敏德也若子夏子游之倫始於文學而卒於聞道故其言亦至德以爲道本者也然而不免於病者其資性有偏而弟子之受其辭以爲書者其偏或益甚也

不郊猶三望說

曾嗣光

予讀東坡蘇氏論不郊猶三望之說而有疑焉其言曰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仲遂卒于垂王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又曰魯雖不郊而有三望者存焉夫子所以存周之遺典也夫春秋之論事莫重于禮禮莫大于名分名分莫大于僭君郊望之典惟天子得行之魯侯國也而用天子之禮僭亦甚矣聖人不斥其僭而顧予其爲能行周之遺典則是以王朝之典而下行于諸侯不必名分之守而惟典禮之循抑何其昧輕重之衡而失是非之實也名分之與典禮相輔而行者也先王制祭祀之禮各有等衰僭不守名分而僭禮是行固已背先王之教而昧

守衰之義矣尚安在爲能行周之遺典也蘇氏又云魯之郊也成王所賜伯禽所受春秋而譏僭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矣曰成王周之賢王伯禽周公之令子而周家之典周公所制也以周公所制之典禮而成王伯禽顯然背之則周公之所以輔導成王與教其子者其法安在而成王與伯禽尚安得爲賢此其說不見于禮經而見于經解明堂位明堂位經解皆漢儒附會之言不可信也或曰然則魯何以有郊魯之郊也僭也古者天子之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望祀之郊於日至之郊行之魯之所僭者祈穀之郊也孟獻子曰啟蟄而郊而望祀之典即于祈穀之郊行之然天子之禮四望周官大司樂職以祀四望而魯則止於三望禮雖稍降而僭終不得而掩矣且祈穀之郊歲於三月行之周之三月夏之正月而春秋所書或

於正月或於四月或於五月行之既不以其時又多以卜逬之故而廢顧切切然僭禮之是行周之遺典安在夫子之心蓋傷之矣或曰夫子既傷之而又奈何書之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而大義所繫有必不容以諱者則不得不據事而直書之書之而後等衰以明名分以昭周之遺典以存故書大雩吉禘則知雩禘之非禮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則知臣之不可以僭君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則知告朔朝廟之必當遵書不郊猶三望則知郊望之皆當去推類以求無非是者聖人之意亦惟是本禮以正是非而初非有心于刺譏也不然春秋何以為禮義之大宗而邵子又何以謂為性命之書也哉

公羊考事不如左氏說經不如穀梁得與二家並列者獨義理之學得之為多耳其間稱引斷例莫非宣聖之微言散見於七十子之傳誦公羊氏得諸私淑攟摭而會萃之及其釋經往往求一事以合其說於是得失常相半矣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釋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疎也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國君與國為體九世之讐可復也而以齊襄為事祖禰之心甚則近于阿縱也為尊為親

爲賢者之當諱也而于仲孫諛齊爲魯于滅項諛魯爲齊則昧于考核也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歸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謂士庶等夷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于荆平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衞輒之所得施于蒯聵也故專言其理皆精粹而光明合之于經輒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于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于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善讀公羊者筌蹄其釋經而融會其義理然後推以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固春秋之羽翼也

論語一貫說

阮元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爲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畧左昭廿六年穀梁傳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借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衞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忠信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二賢之淺深于此可別卒之告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

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中庸說　錢大昕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象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

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賦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中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敎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于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

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謂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即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
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
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湖海文傳卷十六